介庵經說

周禮

經禮三百

鄭君禮器注謂經禮三百即周禮三百六十官傅瓚漢書注謂周禮三百是官名經禮謂冠昏吉凶朱子從傅說故儀禮經傳通解以周禮附于後淇案禮生于太一即天理也以心理言之是爲秉彝以事理言之是卽國法子告顏淵曰克己復禮又曰夏禮吾能言之殷禮吾能言之吾學周禮今用之此禮字皆不專指五禮言五禮掌于宗伯不下于庶人卽儀禮是也三代之治法必于庶人加詳故設官分職皆曰以爲民極卽周禮是也

周禮凡詔媺誎惡無微不詳且人人教之教以正其行實聖功王道之大綱大紀大學中庸二篇最爲世重實亦禮家之言二篇並在小戴記中白虎通謂之禮中庸記中庸言性道大學言明德即司徒司樂等官教人之法聖人告顏子克己以復之者二篇又皆言平天下而大學尤詳絜矩以同好惡在用人理財其事莫詳于治典教典而儀禮皆未之及然則經禮三百當從鄭說即夫子所學所從者是也儀禮乃六典之一端六藝之一事學于宗伯而藏于瞽宗者春官之有儀禮猶夏官政典之有司馬法冬官事典之有考工記也則儀禮之爲曲禮威儀甚明左傳曰是儀也非禮也此古人經曲之辨矣葢禮有經有儀有記有義有說有容統

明德新民而立之制謂之經漢書藝文志古周官經六篇今所
傳之五篇是也凡一代之大經大法悉于是乎具詳五禮之品
節而等差之謂之儀古儀禮五十六篇今所傳之十七篇是也
凡禮事之等威曲折儀容辭令悉于是乎具補經禮儀禮所未
及通異代而廣言之謂之記古記百三十一篇劉向增爲二百
十四篇今儀禮諸記及大小戴所傳夏小正五帝德遷廟公冠
王制月令明堂祭法等篇是也凡前代之差異後代之變更悉
于是乎具推原禮之所由起而因以著其所以然謂之義舊在
二百十四篇內今儀禮及大小戴所傳諸義篇及禮運禮器大
學中庸等篇是也凡因革損益從違得失之理悉于是乎具㜡

其儀而不必通其義謂之容叔孫通爲緜蕞以習禮徐生善爲頌是也釋其義而不必習其事謂之說漢志所載傳說奏議及諸家注疏是也經與儀皆作于周公而孔子訂之記與義皆傳于孔子而門人述之習禮樹下患難不忘子所雅言詩書執禮門人七十皆身通六藝曾子卜子尤能詳其義子張子游尤能辨其儀是容與說亦著于聖門漢以後乃分而肄之也李唐以降有善爲說無善爲容者矣

官職之異

賈氏正義序于官名詳矣而不言職事之異殊爲缺畧案唐虞以前民時最重黃帝置六相以當時明天道少昊鳥名官以鳳

鳥爲厤正顓頊使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帝嚳合重黎爲一官顓頊時重爲少昊後黎爲蚩尤後帝嚳時重黎皆顓頊後詳書說堯之立首命羲和舜之立首在璣衡禹頒夏時于邦國商以太史爲正卿蓋猶古志也周則冢宰名爲天官而天時厤法皆掌于宗伯之屬且唐虞時禮樂二官夔龍並重殷建六太宗祝史士卜皆屬于太宰周則去五官之司士使屬于司馬以宗伯爲六卿使大司樂大祝大史大卜皆屬于宗伯冢宰之職唯理財最詳而民時之授無一言及之非忽之也蓋厤數之法夏以後寖詳紂雖失其甲子攝提無紀周公于改正之初已作周月月令時訓等篇以正之掌其事于太史等官無須更如古制此因事有治亂道有變更聖人

因時制宜無容心也

官秩之異

書有周官篇即周公制禮時序官之大綱周官經六篇其細目也此篇在漢初已亡惟鄭志引有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十一字（見保氏敘官疏）此蓋孔壁中之斷簡殘文傳于東漢者後梅氏獻書周官篇詳言三公三孤及六卿之職考夏商九卿中有三少（見賈子新書及漢書百官志）周禮止有三公六卿序官不言三少之職蓋亦卿兼之孤與卿異稱同秩皆六命即上大夫也中大夫與下大夫亦異稱同秩皆四命惟士分三等侯國皆三卿五大夫所謂設其參傅其伍也參為上卿大國皆命于天子次國二卿命

于天子小國一卿命于天子王制謂小國二卿皆命于其君鄭注疑其有誤是也白虎通引王度記曰子男三卿一卿命于天子餘皆命于其君伍爲小卿亦曰下卿大國者再命亦得命于天子所謂再命受服也故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惟上公及方伯之國有孤一人其秩與王之下大夫等東周以後大國次國小國卿大夫皆分三等與古制迥異矣

三農

鄭司農以三農爲平地山澤後鄭謂是原隰平地江氏羣經補義謂是上地中地下地三等愚案天官九職是言生財當就貢職說卽地官所言貢九穀者也司徒十二職方是言任民山澤之農征于角人羽人掌荼掌葛其人不貢穀高廣曰原下濕曰

隰皆平地也不可差別管子雖有上農中農下農之說不見貢職之異則前之三說均有未安蓋周監二代任農以耕徹與貢助並行則三農當就貢助徹三法講言農之受田貢穀有此三者也

園圃

園圃載澤皆是以地名民言民之處其地任其事者也太宰之園圃即載師之場圃其地依城附郭皆在近郊之中是民之專以園圃爲業無冬無夏毓草木而不植九穀者所謂老圃圃丁是其賦二十而一征于閭師與場人在官之場圃及農民宅畔之場圃皆異在官者每場下士二人有徒役二十人爲之種植此以供

祭祀賓客及王后饎盛之物者也宅畔者秋則築圃爲場春則闢場爲圃此農民樹葱韭果蓏之屬自以供食者也鄭君載師注謂圃地所任之場圃卽農民所築之場圃大誤蓋除地平坦曰場田不耕亦曰場說文見地官之場人載師之場圃此皆以田不耕爲義非一歲之中春闢而秋築也以字義分之種菜曰圃有藩曰園則場乃植木之地矣菜卽葱韭瓜壺之屬木卽棗栗桃梅之屬此場圃園地皆終歲毓草木而貢草木者也與宅畔之樹桑爲圃者逈異且五畝之宅已有嬪婦布縷之征豈有更稅其場圃者農民之場圃又安得悉在近郊

正歲正月注文倒置

太宰之正月注訓周正月小宰之正歲注訓夏正月此倒置之說也周官一書凡上春中春季春孟夏中夏中秋季秋孟冬中冬皆舉時以見月惟上春復謂之正月者著百王不易之法也孟冬謂之歲終中冬謂之正歲者著本朝改正之制也且地官諸職正月歲終正歲每遞言之所以正四時之序也若從鄭說則百官之觀象反後于萬民豈先王之施政先及于民而後及于官耶況正歲果卽上春則內宰之職既云正歲憲禁于王之北宮矣何以下文又變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正歲十有二月之文何不質而言之曰季冬而必如是之冗雜乎

土圭測景說

土圭測景之法止是求南北之正使宫室城郭無偏向也土深深字作長字解謂從長衡長以周知地域輪廣之數也地中中字如禮記儒行衣冠中之中作正字解謂辨方正位使不朝不夕也此二句是統凡作邦國言之蓋王畿侯封必皆嚮明而治居于國竟之中故人君謂之南面觀考工記匠人職云以正朝夕可知圭槷之用止是求南北之正非必以此證里差也日南四句是專就四方偏遠之國言之以見洛邑之地獨得天地之中蓋南方之國多暑北方之國多寒東方之國多風西方之國多雨此天地自然之氣不關乎日景特以景之短長朝夕知其偏于何方耳日至以下專以王畿洛邑言之以見其地之無所

偏蓋周官成于作洛之後故此處專言東都朝會之地謂豫州爲天下之中洛邑又豫州之中夏至正午八尺之表景長尺有五寸此于九州實爲正中寒暑風雨皆無太過可以阜安百物爲四方之極也周公既于此建立東都卽準此表景作爲土圭用以建侯封國使皆得正南面之位而知其國之所偏可以隨地立制是土圭因洛邑而作非洛邑因土圭而定也末句千里云云方是統西都之地並言之馬融禮注後漢書魏書皆以尺有五寸之景爲洛邑王城鄭注非是

寸晷千里之說始見于陳子周髀後易緯通卦驗書緯考靈耀及張衡靈憲皆宗之鄭康成始用以注禮其說實謬李淳風據

元嘉交州之景謂不及五百里而差一寸南宮說據林邑鐵勒之景謂大約五百六十里而差二寸今大西法謂南北直行二百五十里則二極之高下差一度其晷景亦差一寸觀于後法之漸臻精密知陳子之說未足取訓

侯國大小之數

其食者半五句當從司農說要亦約舉大數非絕無出入也半于五百里即漢志一封之說所謂千乘之國也百里而得四之一即孟子五十里之說所謂小國一軍也蓋公侯之田極大者不過一封至小者亦得一同子男之國極大者不過一同至小者亦得五十子產曰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謂公侯之封非

有功者亦止一同不得與齊爵之賜履倍數者比也子男之封有恩幸者亦得一同不必侯伯方有此數也晉與鄭雖異爵同以子弟出封是初實同此百里後晉至數圻而乃責鄭之并小此子產所以隱斥其非見其明于責人而不知自反也至孟子之言是因當時列國并小僭王侈焉欲肆故特舉封土之小者以抑之非千乘之賦果出于百里之中先王竟有此厲民之政也

溝樹溝封

溝樹溝封互文見義有溝者必有封有封者必有樹蓋周之經野其法極嚴不惟邦國都鄙有畿疆之封近郊遠郊亦有之不

惟城郭溝涂有樹渠之固里閭縣鄙亦有之讓路讓畔雖盛世不必多見故必詳立之制以杜其爭端設險之道實亦國之經務管子曰歸地之利內爲之城城外爲之郭郭外爲之土閬地高則溝之地下則隄之命之曰金城樹以荆棘上相穡著者所以爲固也此卽祖周之遺制房元齡訓閬爲隍未確閬字從門當卽封土爲之留門以通往來者若齊之有鉅防是矣左傳曰塹防門而守之

居民之制因于授田

古者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自冬官亡缺其法不詳考之於經猶可畧識小司徒以九夫起數至于四縣爲

都共九千二百一十六家此徹法居民之制也六鄉六遂皆五家起數至于一萬二千五百家此助法居民之制也溝洫之制始于遂故其制詳于遂人遂人以十夫起數至于萬夫有川此貢法居民之制也諸侯之國一同至十同匠人以九夫爲井至方百里爲同此侯國居民之制也此四者皆所以經野而未及國中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此則王畿侯國城內居民之制矣何以言之徹法田無公私皆九夫同井通力合作民必耦耕計畝均分十而貢一所謂無此疆爾界者是也此法凡縣都之地皆用之載師以任大都小都所以名爲縣都者即因徹法之四縣爲都而大都之田又在畿疆之地也助法八家同井畫井

于中裏井二十畝之地爲八家廬舍所謂中田有廬也八家合耦共耕公田八十畝不至者罰以耡粟公事畢然後各治私田里宰職云以歲時合耦于耡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叙此之謂也禾稼既納民皆移居在邑之里故豳詩云入此室處邑即二十五家之邑所謂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者是也在田之廬與在邑之里合之即孟子所言五畝之宅此乃六遂及甸稍之通制六遂之外所以名甸稍者因稍人用縣師邦甸之法作其同徒輂輦故即以名之非六遂稍甸亦以徹法授田里也貢法亦田無公私夏后氏以之禹之盡力溝洫即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也此法周人行之六鄉族師職云五家爲比十家爲聯即

十夫之說也四閭爲族八閭爲聯卽百夫之說也然則鄉與六遂雖同以五家起數而鄉以十家聯之觀于司稼之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歛法止縣于邑閭而不言里鄰則貢法止行于鄉而不及六遂可知觀漢志言在邑之里止證以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而不言比閭則助法實始于遂而不及六鄉亦可知然則鄉之授田居民與六遂實異制矣孟子曰國中什一使自賦卽此之遺義也子產曰列國一同孟子曰公侯田方百里漢志曰同方百里提封萬井兵車百乘同十爲封提封十萬井兵車千乘此與匠人九夫爲井一同九萬家之說悉合然則此爲侯國之制明矣蓋此較貢助徹之法又變而通之化而裁之也然

此四者法之大凡且皆以沃衍之地言之以明其法之如是非果田地皆如棋野民居皆如星聯覓絶無畸零不可增減也以田地言之山林藪澤城郭溝涂應去者三之一不易爲上地一易爲中地再易爲下地應去者又十之五然則百里之地出賦之田不過方五六十也以民居言之今雖異于古人情大同今之農民自爲村落多者千餘家少者十數家豈三代之居民井廬必以伍乎且言必衷于聖人曰千室之邑曰十室之邑是古與今未嘗不同特相保相授之制不若後世之廢弛耳由是言之可知古人立制寓有權衡其田可井授者悉井授之其不可井授者則以貢法參之以町牧通之惟是四等之大凡不可變

易也其民居之行助法者固分授之其不行助法者則田與居皆相近或通授于邑中或通授于田畔所謂夫一廛是也大率古法多二十五家相聯屬共爲閭巷助法亦然謂之邑里多則一鄉分爲數里猶今之分約分巷者少則合近村之鄉比共一閭胥故古者生子三月必告于閭史六遂惟二十五家之里稱邑論語曰奪伯氏駢邑三百史記曰昭王欲以書社七百里封孔子此皆以二十五家之制言之也漢志曰在邑曰里亦卽此邑矣說者不察謂鄉遂悉用貢法都鄙悉用助法似周之徹田竟無所用者又或以在邑之里爲在城中似載師之廛里竟指農民言者此實大誤廛里乃工商之家及庶人在官之宅豈數里之城能

畫者居民于內者況徹爲周人之法豈周公制禮反于王畿畫而不用乎

井牧之法

井田起于黃帝備于成周因地制宜不外貢助徹三法禹貢田分九等而大司徒止言不易一易再易遂人大司馬亦止言上地中地下地似周田止三等者小司徒又止云井牧注云二牧當一井似周田又止二等者非止二等也鄭注之義本于賈逵左傳注及許慎五經異義左傳楚蔿掩爲司馬分田爲九等賈注云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爲鳩八鳩而當一井京陵之地九夫爲辨七辨而當一井淳鹵之地

九夫爲表六表而當一井疆潦之地九夫爲數五數而當一井
偃豬之地九夫爲規四規而當一井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
而當一井隰皐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衍沃之地九夫
爲井許氏說與此同皆以九等分之周官止云井牧者牧字實
包中地下地及偃豬疆潦數等但不必如蔿掩之詳盡耳蓋立
制之初土曠民少聖人留有餘以待後世不欲盡地利也知牧
字兼數等者周禮平地而外別有山農澤農卽傳之度山林鳩
藪澤也不易一易再易卽傳之町原防牧隰皐井衍沃也此其
差分已有五等豈偃豬疆潦等地竟汚萊而不任乎且周禮皆
因乎祖制徹之本於公劉固已一易再易卽文王平土之法所

謂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也山農澤農即文王告武王之言所謂潤濕不可穀樹之竹葦莞蒲礫石不可穀樹之葛木以爲絺綌以爲材用是也楚國藍縷以啟山林初則彊以戎索至蔿掩爲司馬其始知用周制乎否則爭霸中原穀土盡墾以爲富强之計亦未可知也然方之於齊楚爲猶愈管仲之治齊也立地均之法凡澤之網罟得入林之斤斧得入者五而當一藪之鐮纏得入山之斤斧得入者九而當一此或猶古法也至地之不可食者山之無木者百而當一涸澤百而當一樊棘雜處民不得入焉亦百而當一此雖亦土均之遺意而趨利則已太盡矣

周之助法兼徹

遂人之興耡卽里宰之合耦也耡字杜解爲助鄭注謂如漢制街彈之室以漢書食貨志說參之是卽中田之廬矣其政令則里宰治之爲助法之民冬則入居于二十五家之邑里宰比其眾寡及中春遂人令里宰興起之里宰乃趨邑中之民皆出居于廬合其耦使先治公田後治私田必以秩敘鄰長贊而治之詩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此之謂也夏人以貢兼助故夏小正有服于公田之文殷人惟公田公作公事畢乃各治其私田周人祖公劉之制以助兼徹公田私田皆合八家共治之故曰以興耡利甿也其異于徹者徹則九夫同井無公田助止八家同井有公田有廬舍且徹之

賦通九百畝之收十而取一助則以公田之稼歸公不更取八家之入其通力合作則一也故孟子曰出入相友守望相助

助徹授田之異

徹法以九百畝爲一區九家共之無此疆爾界雖名爲井田而其中不盡井所謂徹也化去畛域則通共無私慶賞豐凶無不同受且其地不足九百者或二耜爲耦或三夫爲屋其法無往而不可以行及收則貢其十之一也其不名爲貢者貢則各私百畝而不耦耕徹則賦與貢同但通力合作而無所私此爲異耳助法之田盡井分區中爲公田八家環之周人雖參以徹法亦止是八家先助耕公田後乃轉相佐助其田之畛域仍各守

之無相亂也故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

軍賦之制

周禮王畿軍賦皆用徹法卽甸之制掌于縣師稍人所謂甸出長轂一乘也雖六鄉則用貢法其軍賦亦與徹同故每鄉仍以萬二千五百家爲數六鄉六軍卽六鄉所分帥者也然甸出一乘甲士步卒共七十五人助以八家同井約七家出一人徹以九夫同井約八家出一人其將重車之二十五人不知何出鄭注謂甸方八里每旁加一里爲一成其八使治溝洫而不出征言無所據且與漢志三分去一之說不符意者盡井之外凡畸零之地餘夫之田耕其地者使供此役事歟然不可考矣侯國

軍賦皆用匠人九夫爲井十里爲成之制所謂成出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也詳見詩說一成九百夫所出止三十人是三十家始出一人其賦輕于王畿者王有所愾方伯連帥而遞征之王畿之民不常有兵役也

軍糧之制

縣師之後繼以遺人稍人之後繼以委人蓋糧者軍之要務也遺人職云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委人職亦云軍旅共其委積薪芻此與古行五十里軍行三十里之制合似軍糧皆供于道路無須自

備者廩人職云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公劉之詩曰乃裹餱糧于橐于囊左傳謂晉文公伐原命以三日糧晉之伐鄭令于諸侯曰修器備盛餱糧則軍糧又似皆自備者魯語曰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征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此似軍旅之歲民有加征并賦及躬民者此於周禮無明文未足取審後世千里饋糧之制禮亦無明文也周書費誓云峙乃糗糧無敢不逮逮者相及之謂也微有饋餉之意然此是誓衆士之詞與下誓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者語意有別蓋此謂糧在重車炊家子掌之無留遺于後與戰車不相及也參考諸說蓋古制王師出征方伯連帥所

經之國皆供其芻糧故孟子曰師行而糧食左傳轅濤塗恐齊師出于陳鄭之間供其資糧屝屨是也迫軍至所征之國恐其抗命故褁糧以從挈壺氏挈畚以令糧是也勝則因糧于敵奏凱而歸否則不留不處寧勤再駕三代盛時絕無千里餽糧之事

禽獸無定名

禽獸者動物之大名古人多互稱之大宗伯以禽作六摯而有虎豹之皮及羔鄭君庖人注以羔豚犢麛雉鴈爲六禽華陀五禽術有虎鹿熊猿禽經一書則水禽地禽山禽林禽飛禽德禽皆屬焉考工記曰天下之大獸五有羽者鱗者管子淮南子以

青龍白虎朱雀元武黃龍爲五獸鄭君曲禮注本之鱗羽毛倮
管子幼官篇亦以爲獸唯介物謂之蟲月令則通謂之蟲也大
戴記曰羸蟲三百六十聖人爲之長此未免不倫書曰越茲蠢
夏官曰鳥獸行是人之無義理者蟲之可也鳥獸之亦可也子
夏禮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

司命

三台文昌皆有司命鄭司農專以爲文昌此後世文昌之祀所
由始漢世集禮于五祀之外增司命泰厲爲七祀緯書附會其
說謂是小神居人間者鄭君取之以注祭法而槱燎之禮乃漸
失其本蓋楚人禨越人鬼秦雜戎俗屈原九章有大司命少司

命皆祭于宫中大司命云何壽夭兮在予少司命云荃獨宜兮爲民正此災眚壽殀之說所從來也厲則始于秦之杜主祠是司命泰厲之祀乃秦楚之俗漢世誤列祭法耳唐宋以來世又或以東岳爲司命近又以城隍及竈神爲司命此皆七祀之說敬之近代士人多祀文昌者其所祀與古亦異

十二次之分星古今不同

凡行一宿爲宿再宿爲信過信爲次二十八星謂之宿十有二辰謂之次言此乃日月五星所循行而躔集者也辰宿如逆旅七曜如過客故宿又謂之舍次又謂之房而其實二十八星亦六十餘年東行一度惟十有二次乃上古敘星辰時所定之天

位下配地之十二宮此終古不可改易者也大火大梁鶉火元枵豕居四正以待七曜列宿之復止其所所謂會天位也自帝堯定中星以房心尾爲大火女虛爲元枵留濁爲大梁注張星爲鶉火後世星宿過宮其法屢易此即歲差之故漢世不明歲差乃或移易辰次以就宿星此書之載星遂客非古法矣古法月氣可移而前中氣則必在本次自費直周易說以星紀之次下配子宮謂冬至在元枵次首女宿六度而十二次之位乃下移半宮蔡邕陳卓皇甫謐等從之于是古法泯矣今表列于後以備稽合漢書地理志所記劉向分域說與蔡邕同但文多脫誤

堯典	史記律書	春秋內外傳	前漢書律曆志	費直周易說	蔡邕月令章句	陳卓晉書志	皇甫謐帝王世紀	一行大衍曆

壽星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角亢氐	房心尾	箕	斗牛	女虛
翼軫	角亢氐	氐房心尾	尾箕斗	斗牛女
角亢氐	房心	尾箕	斗牛女	虛危
起軫七度起軫十六度 終氐十度	起氐十一度起亢八度 終尾八度	起尾九度起尾四度 終斗九度	起斗十度起斗十六度 終女五度	起女六度起女二度 終危十二度
終氐四度陳氏之說同 起軫十度 國語疏注與中角八度 終氐一度	終尾九度 中房二度 終尾六度	終斗十一度終斗十度終斗八度 起尾十度 中箕九度	終女七度終女七度終女四度 起斗十一度 中斗二十四度	終危十五度終危十六度終危十一度 起女八度 中虛九度

娵訾	危室壁	女虛危室	室壁	起危十四度 終奎一度	起危十度 終奎一度	起危十七度 終奎四度	中室十五度 終奎一度
降婁	奎婁胃	室壁奎	奎婁胃	起奎二度 終婁九度	起奎八度 終胃六度	起奎五度 終胃六度	中婁一度 終胃三度
大梁	胃昴	奎婁胃	昴畢	起婁十度 終畢八度	起胃一度 終畢十一度	與陳同	中昴六度 終畢九度
實沈	參罰	胃昴畢	觜參	起畢九度 終井十一度	起畢十八度 終井十五度	與陳同	中參七度 終井十一度
鶉首	狼弧	畢觜參井	井鬼	起井十二度 終柳四度	起井十度 終柳八度	與陳同	中井二十七度 終柳八度

鶉火	鶉尾
注張星	翼軫
井鬼咮	咮星張翼
咮星張	翼軫
起柳五度 終張十一度	起張十二度 終軫六度
起柳三度 終張十六度	起張十二度 終軫十一度
起柳九度 終張十七度	起張十八度 終軫十一度
中星七度 終張十三度	中翼十二度 終軫九度

十有二次二十有八星見于諸經國語大戴禮記及史記漢書者多異名月令一篇雜取前代之象斗建並稱昏旦差貸不足據也律書所記與堯典最合其星有建無斗有罰無觜有狼弧無井鬼昴謂之留畢謂之濁柳謂之注星與張易位小正所記乃夏之天象其星有南門織女匏星謂昴居大梁酉宮之前參居坤維西南之界此二者皆前代之象非周之辰宿也周之十

二次詳見左傳東方三次通謂之龍猶書以南方之次通謂之鳥也其餘大火謂之大辰析木之末曰津元枵謂之天黿亦曰北陸娵訾之次一曰豕韋大梁謂之西陸鶉尾謂之鳥帑此次之異名也爾雅以北陸爲虛以西陸爲昴蓋虛昴居西北之中故舉中以統外杜元凱並爲虛危奎婁昴畢蓋統三次言之也傳又曰蛇乘龍蛇亦北方七宿之大名猶之龍與鳥也北方並有龜蛇之象龜居東北蛇居西北曰天黿曰蛇皆舉其一偏以稱之也考工記龜蛇四斿西方七宿考工記稱曰熊虎亦此義矣二十八星之名角曰龍曰辰角亢曰天根氐謂之本房謂之駟一曰農祥心爲大火尾爲龍尾亦曰龍魏一曰辰尾河鼓謂之牽牛

須女謂之婺女虛曰顓頊之虛營室謂之定一曰天廟亦曰大水水亦北宿之大名也昴一名留畢一名濁柳一名咮此皆周時天象星之異名若旄頭大棣其名之見于史記漢書者尤衆特經傳無文無須詳及

星土分野之說

分野之法未詳所始推以經傳之文元枵顓頊娵訾實沈其開國皆在黃顓之世元枵即元囂見家語後人以其受封時歲星所在卽以爲其次舍之名則星土之說由來實久秦漢以後或分以北斗見史記天官書及周官疏所引文燿鉤或分以五星見天官書及後漢書補注所引星經或分以支干見天官書及淮南子或分以河漢見漢志唐志或分以十二次或分以二十

八宿六者各有異同而辰宿之說尤著自星經史記漢書劉安鴻烈訓覿直周易說劉向洪範傳蔡邕月令章句以及晉志所載范蠡鬼谷張良張衡京房諸葛孔明諸人其說屢易考以周禮左傳國語等書則星土之說猶約畧可識分星之法已難得其詳盡某州占某星屬某次此法之大綱也周初一州百餘國其某國應屬于次之某宿又某國應占于宿之某星古人必詳分之有成法可考漢書藝文志天文家泰乙雜子星二十八卷是也泰乙者古皇之大名二十八卷者二十八宿宿各一卷也其書列于黃帝雜子氣之前是分星之法由來實久其書在漢時已亡故注云其書亡矣正義謂是古皇帝時書即泰乙雜子

星之謂矣近人徐元圃謂分星之法始于黃帝以前地統之初其時冬至日躔畢九度居子宮正中古聖擬天地自然之象以定分野之星其言較一行兩戒之說于理爲少確其謂越爲箕尾燕占虛危于經史亦頗有明徵但以鄭爲漢中之南鄭謂楚及川蜀邛播未見實據總之上古神靈之制後世難得其詳且一星之象或以象人或以象物或以象事其書既亡此非人之推驗所能悉合

分野見于左氏內外傳及星經史記者最古然皆非周公制禮時所謂分星之舊域何者成周之初無秦鄭東周之初無三晉秦漢之初無益州交州今諸說有此者蓋西漢以前古法猶在

左氏等各據古法以當時之國土分配之故有鄭韓益交等名也後世不詳察其故似楚已滅宋房心可無事仰占晉既爲三猶參猶可以互統此則耳食之倫無足與辨

五岳

大宗伯大司樂皆言五嶽職方氏則統曰山鎭鄭注宗伯從爾雅釋山篇末所載以泰華霍恒嵩爲五嶽注司樂從爾雅釋山篇首所載以華嶽岱恒衡爲五嶽鄭志雜問又曰周都豐鎬故以吳岳爲西岳見詩崧高疏是則以爾雅前說爲定解矣史記封禪書及白虎通風俗通凡魏晉以後著述多從爾雅後說賈氏義疏謂周人權以吳山爲西嶽至復其故孔穎達則直以西岳嶽

山爲非謂不當據巳所都改定岳祀近人又謂爾雅後說乃漢人所增羼以附會當時之制者似皆未確考五嶽之稱始見于周官而五嶽之祀實始于帝世書言巡狩四岳止著岱宗餘則謂之西岳南岳北岳以四方之侯伯主之其中岳在冀州止謂之岳至于岳陽是也別于四岳言之則曰太岳至于太岳是也以四岳之長泰嶽主之泰岳即周時許男之祖此皆見于經文者其西南北三方之岳未詳何山伏生大傳云元祀代泰山中祀大交霍山秋祀柳穀華山又曰幽都宏山祀其文殘缺錯亂無夏祀南岳之文幽都宏山祀亦當是冬祀幽都恒山避漢諱故作宏也鄭君注之謂霍山即南岳論衡書虛篇亦以霍山爲

堯舜時南岳說並誤矣既曰中祀則霍山即太岳甚明傳謂之霍太山職方氏所謂冀州之山鎮曰霍山也以禹貢之文證之尤毫無疑義蓋南岳之名經文不備史記封禪書謂舜時南嶽爲衡山證以舜葬蒼梧及毛公詩傳之說當亦不誤抑可知此時南嶽並非霍山矣雖然史於舜狩四岳之後繼之曰中岳嵩山也五載一巡守禹遵之此誤以夏后之中岳爲有虞之制也蓋唐虞都冀州故以霍山爲中岳夏后一代其都多在豫州（詳見書說）其興也有神降于崇山故始以嵩高爲中岳以漢南之霍山爲南岳伏生尚書夏傳曰嵩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五岳謂岱山霍山華山恒山嵩山也又曰禹奠南方霍山伏君獨于夏書

列嵩霍于五岳則嵩爲中岳霍爲南岳乃夏后之制無疑太史公因此遂誤以夏制爲虞制於舜狩四岳之後增衍嵩山中岳一語下又曰五載一巡守禹遵之以禹證舜謂其制必同而不知虞之中岳禹貢及伏傳具有明文與夏后氏固有異也商都亦多在豫州說詳上書經五岳或如夏制周則職方氏所掌正南曰荆州其山鎮曰衡山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正北曰幷州其山鎮曰恒山此本周之五嶽但正東有沂山河內有霍山古人恐後世誤以四正及河內之山爲周之五嶽故於爾雅篇首釋曰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所以著當代之禮也蓋

嶽本禹貢之岍山周都豐鎬岍在其西故以岍爲西嶽嶽乃山之尊稱本非山名周人呼岍爲嶽猶禹貢之呼霍爲岳也因畿內之山無大于此者且自是而始列爲岳故直以嶽名之也至若豫之山鎮言雍而不言嵩則周人未嘗以嵩爲岳甚著風俗通義引詩崧高維嶽證之實非詩旨毛傳鄭箋及孔子閒居篇注皆以崧爲山貌嶽爲四嶽未嘗謂崧高爲中嶽也且毛傳云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恒堯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嶽之祀其言與書傳史記之說尤合可知唐虞時之四嶽卽此甚明詩之崧高實無中嶽之說也雖然周之東遷華入于晉嶽入于秦王畿之內唯嵩山爲豫之巨鎭且是夏商之中岳也平王因

附就簡頗改易前人舊章其或以嵩山爲岳亦理勢之必然者左傳曰用平禮也則平王以後之制其不同于周初者多矣爾雅于篇末又說云嵩高爲中岳其記夏后之制歟記東周之制歟皆不可知故史記封禪書曰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間故嵩高爲中岳若必曰此漢儒所附益竊亦有未敢信者

或問子言唐虞之時以岱華衡恒霍太山爲五岳夏以岱華霍恒嵩高爲五岳周以岱嶽霍恒華山爲五岳考之經傳信有徵矣抑五嶽可變置乎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社稷之神皆生爲上公者也公侯皆天子之臣非天子不議禮故王者秩無文焉夏祀句龍炎柱爲社稷湯以周之后稷代柱漢以夏禹代

句龍又名天柱山爲南岳以漢水爲四瀆而釋淮此皆變置于天子者也夫何疑且禮莫大于正名使周都豐鎬而以華山爲西岳是所謂西者反在東矣名之不正孰甚于此經傳既有明文不得以後代之異說棼而亂之也

章服通考

章服之說見于尚書周禮毛詩左傳考工記小戴記者甚詳儒者或偏執單詞未淹眾義故歷代之制每多變革矣伏生書傳以華蟲作繪宗彝藻火山龍爲五章謂天子服五諸侯服四子男服三大夫服二士山龍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繪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以此相間而爲五采見雅雨堂刊本末句見隋書禮儀志志引傳文與此

小異謂作會宗彜純黑藻純白火純赤歐陽氏及大小夏侯書說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爲十二章天子備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皆備五采大夫五章見後漢書輿服志志又云三公諸侯七旒卿大夫五旒與章數不合注引獨斷云三公諸侯九旒卿七旒蓋志說誤也然獨斷述此亦有兩說一云三公及諸侯之祠者九旒卿大夫七旒一云三公九諸侯卿七豈歐陽夏侯說不同歟抑明帝後制有變易歟劉向謂士服黻大夫黼諸侯火天子山龍見說苑修文劉熙釋名以龍章當禮之袞以藻當禮之義謂畫藻于衣象水草之義芮以左傳之黻冕當禮之希冕謂畫黻紩文采于衣也說文謂粉米黻黼字皆從黹見經典釋文今本說文無黻字馬季長書注謂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尊者在上藻火粉米黼黻尊者在下黼黻尊于粉米粉米尊于藻火

故從上以尊卑差之天子服日月以下諸侯自龍衮以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升藻火爲四章見尚書傳疏鄭康成書注謂宗彝者宗廟之鬱鬯樽也虞夏以上蓋取虎彝蜼彝粉米白米也絺讀爲黹黹紩也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凡畫者爲繪刺者爲繡此繡與繪各有六衣用繪裳用繡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爲旂旗謂龍爲卷宗彝爲毳或損益上下更其差等以上見書疏登龍于山登火于宗彝冕服自九章而下見左傳桓二年疏其三禮注說義與此同謂鷩畫以雉卽華蟲也華蟲五色之蟲繢人職曰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以章之謂是也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希刺粉米無畫也衣一章裳二章元者衣無文裳刺

黻而已其外特牲注謂龍章而設日月是魯禮又注考工記火以圜二句謂火在裳獐在衣與書禮等注不合王肅謂舜時三辰即畫于旌旗不在衣天子山龍華蟲耳見書正義今僞書杜子華子有此說損左傳九文注分華蟲爲二合粉米爲一亦不及宗彝尚書僞孔傳于諸家傳注多用馬說以日月星辰爲二章華蟲亦爲二章故諸侯自龍衮而下九章去三辰及山也正義解僞傳謂孔以三辰爲三章合華蟲爲一章大誤詳核傳文自見謂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爲飾爲之精者曰絺五采備曰繡其說之不同如此漢魏以後從歐陽夏侯不以宗彝爲章數黼黻以後從鄭氏禮注衣之章皆有虎蜼然梁從鄭義而加以三辰後又改雉爲鳳摽孔傳加圜花周齊雖確

守鄭義隋以後乃皆加三辰備十二章而火與宗彝或衣或裳
或重或否亦各不同矣愚嘗合諸經之文考之知有虞成周禮
制雖異章數實同傳曰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禮曰五色
六章十二衣其言異者蓋以人臣之章言之則九文五章即書
之天命有德五服五章也此不兼天子之章在內若兼天子及
士庶之上服言之則章有六等衣有十二矣（書言命有德承上卿人來德即三德
六德也則天子不在所命內可知十二章共分六等去尊章三
則止有九文五章矣自一章至九章九等加以天子之十二章
爲十等再加以庶士之元端庶人）伏生去三辰粉米黼黻而以
之緇布衣共爲十二衣皆上服也
作會爲章名與諸經不合鄭氏議而非之自是（見隋書輿服志及大傳鄭注）
餘如歐陽夏侯劉向說苑馬注傳傳釋名左傳注說雖不能盡

合于經尚未嘗以宗彝爲章數歐夏以三辰爲三章馬注僞傳以爲一章與左傳三辰旂旗之說不合古之旂制皆一旗一章也歐夏以華蟲爲一章馬注僞傳以爲二章與考工記鳥獸蛇之說不合蟲者動物之大名也釋名以藻爲毳衣之章義亦附會古無明文鄭氏孝經法服注亦嘗依用舊訓不以宗彝爲章見北堂書鈔衣冠部及孝經釋文至晉禮等注乃牽合文義與經傳多忤如謂華蟲爲雉宗彝爲虎蜼與鷩毳之義合矣然周官宗彝不止虎蜼考工記以華蟲爲鳥獸蛇亦不惟亦鷩謂周畫三辰于旗登龍于山登火于宗彝冕服自九章而下與禮記天子龍袞周官袞衣九章考工記繢火于衣之說合矣與郊特牲王被袞以象天毛詩左傳黻衣黻冕等說則不合司馬法謂夏后氏已有日月之旗是亦不始于周也至謂希冕三章元冕一章

與典命司服之文顯相剌謬解考工記謂繢畫于衣火繡于裳與禮注登火等文又自相矛盾且謂衣畫天地是天子僭天鄭引子家駒之說疏謂是公羊傳文今傳無此語鳥獸蛇皆謂鷩雉禮記注又謂魯人十二章天子止九章此尤名不正言不順矣書正義知鄭說之非是謂其取理太迂而詩禮等疏仍隨文釋之不少爲糾正唐風正義甚謂三公毳冕孤希冕大夫元冕因射人三公執璧一語遂以侯國之臣服上誣王朝賈公彥又衍爲大章小章之說以曲護鄭短實皆誤耳王之三公孤卿大夫其章服鄭無明文王風箋云古制大夫服毳冕是正義之說非鄭義也三公執璧乃以摯見王受而不還者非子男之璧推按諸經之文有虞成周皆三辰爲一章山與龍分二章華蟲分鳥獸蛇三章此衣之五六章也三

辰爲一章所謂天時變也太常者三辰並繪故傳曰三辰旗旗昭其明也時變者日赤月白北斗象七緯之色一赤二白三赤四黃五黑六青七白山託于地所謂土以黃山以章也龍生于水所謂水以龍也華者草木之英蟲者動物之大名羽毛鱗介蠃皆謂之蟲書之華蟲即考工記之鳥獸蛇也鳥謂朱雀周禮所謂鷩也鷩非赤雉亦鳳類說文曰鵔鸃鷩也郭璞子虛賦注云鵕鸃似鳳有光采獸謂白虎周禮所謂毳也蛇謂元武螣蛇周禮所謂蜼也天虵二十二星在營室北蜼字鄭司農讀爲蛇虺之虺字一作蜆見顏氏家訓一作螭見管子通謂黑蜧也高誘淮南子注云黑蜧蛇也爾雅翼云烏蛇性善不噬北方水位色黑故天黿天蛇統曰元武以此而繪于宗彝所謂山尊龍勺鳥彝虎彝蜼彝也虎蜼繪于衣自是舊說特鄭解經文誤爲分合龍虎鳥蛇在物爲四靈在天爲四宮即列宿之象也是之謂衣之會會即古繪字謂績畫之

也藻火粉米黼黻六者各爲一章此裳之六章也虞夏用絺葛

五采以爲繡故曰絺繡獨舉絺者猶周禮言五帝之祀獨舉裘

也所謂舉一隅矣衣之六章象天象地裳之六章象物象事皆

取象以勵德也象地者虞止一章周乃益之以火地二生火天

七成之故周人繢火于衣而在于天山之間也此三者最爲尊章上公以下止

繢四靈 古時凡衣之繢必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山以土章龍

以水章蟲以華章火無質故虛其中而圜之天不可畫而元衣

卽天之色三辰異采故曰變地不可畫象以山山依于土有朽

壞則崩故畫山于土上龍生于水實人君之象故蒼龍雖四宮

之一不與華蟲同文鳥獸蛇皆棲息于草木者也故皆以華章

之四時之位卽謂四宮雜五色以章之卽謂水土華也藻與粉米不以物章之者裳主于繡五色自備天地可以役物物不復以物役也蓋古人之制衣七章裳五章七章一三辰二火三山四龍五鳥六獸七蛇明之服制君服蟒龍臣服飛魚今自大學士以下皆服蟒封爵者始服團龍古之遺制也蟒王蛇五章藻與粉米黼黻也衣之章亦尊者在上裳之章亦尊者在下惟天子備物故禮曰王被袞以象天龍章而設日月左傳曰火龍黼黻昭其文也荀子曰天子山冕蓋惟天子之衣始有日月火山也上公自龍以下九章衣四章裳五章謂之九文其九命作伯者亦服之故周禮曰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冕服九章詩亦曰又何予之元袞及黼卽謂上公與方伯之服也八

命者無龍自烏而下是謂之鷩故考工記鳥次于龍衣三章裳五章典命謂王之三公八命衣服眂其命數禮曰制三公一命卷卽謂本服鷩冕再加一命則服袞也七命者裳無黼衣亦自鷩以下故周禮謂侯伯之服鷩冕冕服七章書曰王麻冕黼裳卿士邦君麻冕蟻裳蟻裳卽纁裳之別名亦赤色（爾雅曰蟻赤郭注以爲黑色誤）言蟻者別于王之有黼也裳之章以黼爲尊故詩特表之曰元袞及黼侯伯不得服黼裳而衣加黼領爲故禮曰諸侯黼詩曰素衣朱襮爾雅曰黼領謂之襮荀子哀公問曰黼衣黻裳蓋晉爵皆侯爵七命故云云也六命者無鷩自虎以下衣二章裳四章是謂毳衣禮謂王之卿六命衣服眂其命數詩唐風曰豈

曰無衣六兮王風曰毳衣如菼皆謂此也蓋侯伯入爲王官位當上大夫卿衛康叔爲司寇鄭桓公爲司徒是其證已晉之文侯從王東遷曲沃武公賂王受命旣爲晉侯且希內職故詩詠衣六是王之九卿皆毳衣黻裳也詩序曰大車刺周大夫也此大夫謂司徒失教司寇失刑皆上大夫也毛傳誤以爲四命之大夫鄭箋云古者大夫服毳冕五命者亦毳衣無蜼漢書楊震傳曰蚝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蓋惟六命以上者衣得繪蜼故曰卿大夫服之象下此則無蜼矣衣一章裳四章故曰子男五命自毳冕而下毳服五章蓋自上公九命至此王之公卿及五等諸侯皆以四宮之象爲衣之章所以象天之列宿分布于四方也蚝虺不爲章首者純陰凝結之象不以君長民物也蚝在

北方之西正當亥宮純陰無陽四命者無毳其衣絺黻衣一章裳三章故禮曰衣服眡其命數是曰黻冕亦曰希冕卽黹冕見周禮注絺冕也見阮諶三禮圖今見隋志禮器曰諸侯黼大夫黻卽謂此黼者黼領之中衣也黻者黻文之元衣也秦仲始命爲大夫襄公嗣之故秦風曰黻衣繡裳方伯之國亦得置孤故左傳曰晉侯請于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杜注云大傅孤卿周禮謂王之大夫公之孤皆四命又曰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則希冕卽黻冕甚明故釋名於鷩冕毳冕後繼以黻冕謂畫黻紩文采于衣也與鄭氏黹冕之說同說文及阮氏三禮圖作絺卽黻衣之名矣鄭氏謂衣紩粉米此實誤耳諸經並無衣紩粉米之文三命再命者其衣

無文故謂之元裳則三命者三章藻粉米再命者二章藻米禮器謂士三旒卽王之上士冕服以三爲節也周禮曰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視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又曰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又曰再命受服始受冕服也其冕二旒裳二章也以此推驗無不符合葢一命者不得服元冕藻裳紂衣而爵弁不命者裳亦無章纁袡純衣而爵弁周禮謂一命衣服亦眡其命數卽謂天子之下士公侯伯之上士也士冠禮士昬禮裳皆無章此卽子男之士及公侯伯之中士下士之禮也詳見儀禮說司服曰士之服自皮弁而下此謂王之下士及

凡侯國之士禮矣禮有互文見義者悉以典命九等之數及宗伯九儀之命推之則無不合宋熙寧四年國子監丞王普奏言臣嘗考諸經傳具得冕服之制蓋王之三公八命鷩冕八旒孤卿六命毳冕六旒大夫四命絺冕四旒上士三命元冕三旒中士再命元冕二旒下士一命元冕無旒其說與周禮最合惟云一命者亦元冕少誤其言衣裳之章與諸經亦不盡合鄭氏于此每多抵忤毛詩傳又謂王之四命大夫亦毳冕禮記疏謂無孤之國其卿亦希冕此於經傳亦無明文未足據也

旗常之章

禮注謂王之袞衣備升龍降龍公之袞衣無升龍說文亦云天子享先王卷龍繡于下幅一龍蟠阿上向畫升龍取象于中宮軒轅黃龍降龍取象于東宮七宿蒼龍在天之象本有二龍故

王者居中馭外備取象焉上公方伯雖亦袞衣止繡蒼龍象臣職也鄭于司常交龍為旂及諸侯建旂注云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其說實誤案升龍降龍之說見于儀禮覲禮篇所謂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于東門之外也推此文義似天子之旗果備升龍降龍者然此是天子率諸侯朝日之禮白虎通引古禮傳曰天子升龍諸侯降龍實即此處傳文蓋所謂交龍者交古蛟字漢書高帝紀云見交龍于上史記作蛟龍在旗則龍配以蛟猶下之虎配以熊鳥配以隼蛇配以龜也非交互之義矣不然上公之袞止降龍何諸侯之旗反交龍乎日月交龍熊虎鳥隼龜蛇五句自是一例曲禮之前朱雀而後玄武

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即此五物也考工記之龍旂九斿

四句止言四宮而不及三辰此皆取于衣之章繪于旗常者觀

此更可知讀之華蟲即考工記之鳥獸蛇矣讀交作蛟爾雅郭注有此說

日月爲常與招搖在上即左傳之三辰旂旗也禮文偏舉之傳

文統言之耳招搖即北斗杓星之名戰國策所謂七星之旟也

專舉杓星者杓建四方有指麾之象故軍帥之旂取象以此否

則或是王之大常備畫三辰侯之建常止畫北斗也

三公執璧

此璧乃贄見于君天子受之而弗還者非若子之穀璧男之蒲

璧矣詩禮正義據此一語謂三公之章服與子男同凡禮之明

文如三公八命衣服眂其命數及三公一命卷衮字从公衣等說皆置而弗顧且由是而等差之謂孤卿希冕大夫元冕殊爲紕繆

介菴經說卷之五

儀禮

冠名冠制

今人首服通謂之帽因于古也尚書大傳成王問舜何冠周公曰古之人有冒而句領者（見北堂書鈔）荀子作務（謂是孔子對魯哀公之言）淮南子作鍪古篆文作冃（說文謂冃爲小兒蠻夷頭衣未確）世俗因冒更加巾耳此與委貌之貌章甫之甫毋追之毋殷冔之冔皆聲同音别周人以冒爲喪斂之服其首服通謂之冠字从冃者覆下之名元者首也寸者度也覆于首而各有制度稱此冠弁既作以後之稱也葢自黃帝作冕歷代因之唐曰收（史記堯黃收）虞曰皇夏因冕制

又作皮弁殷曰冔哻周詳冕制又為爵弁形如元冕而延平故

禮與收哻同記見夏殷以前士亦收哻無此爵弁也毛詩傳曰

哻殷冠也夏后氏曰收周曰冕漢書輿服志曰爵弁一名冕此

之謂矣周官弁師注以弁爲古冠之大號孔賈義疏皆從之非

是周禮以冕弁冠爲三等止冠是通稱冕之名止通于爵弁說

文有覍字訓曰冕也即專指雀弁言弁之名止通于尊者之冠

故委貌曰冠弁衰冠曰服弁緇布冠曰弁髦非凡冕與冠通可

謂之弁也弁師之名舉中以該上下不敢以至尊之首服斥爲

官名耳其制則董子春秋繁露曰虞之首服嚴員員古圓字謂高嚴侈圓也

夏之首服卑退殷之首服員橢周之首服習而垂旒蔡邕獨斷

曰殷黑而微白前大後小夏純黑前小後大皆以三十升漆布爲之此卽皇收冔冕之形制矣弁之制說文謂字象其形釋名曰弁如兩手相合抃時據此是弁以皮韋爲之皆上銳下廣其縫會于頂而有邸故曰會弁以采玉飾其縫故曰璂弁形如今之襯帽俗名瓜皮帽但中用象邸其頂近後耳漢書輿服志謂制如覆杯前高廣後卑銳不如兩手合抃之說顯著而易識也

元爵紺緅紂純緇黑

元爲天之正色今曰燕尾青一曰天青燕曰元鳥故以擧似統五方之色合而成之而又不能名其何色故曰元也其色近黑而實異與紺緅紂爵亦殊古時染人掌染事凡黑黃蒼赤各有取資不惟

染黑染赤二種鄭注于元朱二色皆有疑詞蓋染人之法經傳不具賈疏謂以纁入赤爲朱入黑爲紺紺入黑爲緅緅入黑爲元元入黑爲緇此臆度之言非有所據何晏論語集解又以紺爲元以緅爲縓此皆誤說也說文曰紺帛深青揚赤色釋名曰紺含也青而含赤色也則紺乃東南之間深青卽俗之所云藍色也藍而含赤爲今紅青無疑緅爲五入禮有明文鄭君或謂卽爵云其色赤而微黑其巾車雀飾注則云黑多赤少淮南子曰以涅染緅則黑于涅證以五入之文是巾車之注乃緅之確解鄭君誤以此爲爵又誤以微黑爲緅也（廣雅以緅爲青說文新附字以緅爲青赤尤誤）蓋紺爲青赤緅爲黑赤皆間色也爵之色在元黑之間不可

以赤言亦不可云閒色也何者古制衣冠必用正色以爵爲弁則爵非閒色可知正色止有六今爵在元黑之間而不謂之間色者天之爲道含槪隱耀正位北方與物無間故五方相錯各有間色惟元與黑不可云間也卽爵之謂矣盍爵之色視元微黑而又不若緇之純黑也故古人以爵頭譬之猶今稱元者譬以燕尾矣古制衣與冠同色元冕者元衣緇冠者緇衣惟爵弁者紂衣士純衣說者以紂爲緇之古字純爲緇之大名又曰純者緣衣也實亦未確爵色旣非純黑無由配以緇衣紂者帛色之類于爵者也染韋爲之則爲爵染帛爲之則爲紂此皆以色言純衣者專言其質卽緣衣也

親迎之禮

親迎之禮壻入廟升堂北面奠鴈疏謂此時當在房外後代漸文迎之于房親親之義也案尚書大傳春秋繁露公羊傳注皆謂夏后氏逆于廟庭殷人逆于堂周人逆于戸皆無逆于房之文疏云房者葢疏明逆戸之義謂是房之戸外以別于廟室之亦有戸也非謂房中矣記曰父醴女而俟迎者母南面于房外是此時女之母已出立于房之戸外壻既奠鴈更進至女母之南當楣北面母命女出立于母左母以授壻壻再拜稽首受遂率婦降自西階此即所謂逆于房也詩曰俟我于著乎而俟我于庭乎而俟我于堂乎而毛傳謂指女家廟內言鄭據古禮以刺

時也朱子謂指壻之家內言見時不親迎也二說皆可通毛公之義婉而多諷而先著次庭次堂在女子自中微嫌倒置指壻之家內言則周之廢禮日漸日甚尤可徵見蓋古禮親迎之日壻乘車先歸俟于門外今不惟不親迎且俟不出門不出庭甚至不下堂矣此魯哀公所以疑冕而親迎爲已重也春秋書紀履緰來逆女有以哉

樂制

鹿鳴者諸侯之樂歌而鄉飲酒禮升歌用之騶虞者天子之射節而鄉射禮三耦用之九夏者天子之金奏而諸侯祭禮燕禮鄉大夫之飲禮皆用之鄭注謂禮盛者可以進取其說有似會

禮之攝盛最易啟人之僭端非經義也古人樂章原有逮下之義因其篇中並無天子辟公字樣文詞可通義且有取故在下者得通用也非雍詩八佾亦得僭亂矣且天子宮縣以金奏之以玉振之故書曰戛擊鳴球傳曰天子將出則撞黃鐘右五鐘皆應將入則撞蕤賓左五鐘皆應即周禮之九夏所謂王出入則奏王夏也諸侯軒縣止以鎛鐘節樂不得以之奏樂也有石磬特縣于堂下不得用玉球也故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禮器曰擊玉磬朱干諸侯之僭禮也卿大夫判縣無鎛鐘士特縣鐘磬一肆此所謂全為肆也諸侯之卿大夫西鐘東磬士縣磬而已皆半于天子之卿大夫士所謂半為堵也

然則樂章雖同奏樂各異于逮下之義固並行不悖也少牢饋食特牲饋食二篇皆不言樂乃諸侯之大夫士祭不用樂者楚茨之詩言鼓鐘送尸明是金奏則孝孫指王君婦指后傳箋說爲得實朱子謂此是公卿有田祿祭祀之樂歌不如小序爲確

燕飲之禮與酒誥合

昔者禹惡旨酒而疏儀狄成湯與相內外臣庶罔敢湎于酒武王狩于妹土作酒誥羣飲者殺先王之防酒禍如是周公制禮設酒正萍氏以幾酒謹酒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謂之公酒無私釀也自天子下逮皆有飲禮定以節制不惟觚爵警心豈形作監矣古之飲禮祈穀旅反報爵太寢四時之祭燕其宗人

春秋祭祀合錢而醵酒誥曰飲惟祀德將無醉此之謂也此上下之通禮也人君歲燕其臣或燕外臣卿大夫燕飲賓客或賓興賢能皆飲酒誥曰其爾典聽朕教爾大享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此之謂也此貴者之禮也每歲孟冬飲烝之後勞農而休息之蜡祭之後命國爲酒以合三族酒誥曰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此之謂也此庶民之禮也濡首著于易象懿戒陳于衛侯聖賢于此未有不加慎者故韓詩曰夫飲之禮不脫屨而即序者謂之禮跣而上坐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不能飲者已謂之醧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沈閉門不出謂之湎故君子可以宴可以醧不可以沈不可以湎見初學記二十六

士冠禮士昏禮

鄭氏目録以士冠禮爲士之仕于諸侯天子者疏謂公冠四加後加元冕天子當後加衮冕皆非是按天子之下士與公侯伯之上士皆一命其裳一章所謂衣服眡其命數也其上服則爵弁紂衣天子之中士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皆再命其命服元冕裳二章所謂再命受服也天子之上士公侯伯之卿皆三命其命服亦元冕裳三章所謂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衣服眡其命數也今士冠士昏二篇皆止言爵弁纁裳而不言裳之章爲何物是此二篇乃公侯伯之中士下士及子男之士禮也古者冠禮之終加昏禮之親迎必皆服其上服無且攝之豈有

自降之禮今二篇不言裳有章則此爲不命之士禮可知惟其不命故天子諸侯之世子冠禮眡此記所謂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若一命受職或爲大夫或爲士爵而命之斯爲貴矣故其裳有章至再命以上至于天子其冠禮之終加皆用元冕元冕者五冕之大名周禮弁師職云元冕朱裏延紐大戴禮公冠篇云四加元冕荀子曰諸侯元冕皆統五冕言之此元字謂冕之色周禮司服之元冕彼元字乃衣之名也自上公至于再命之大夫士皆始加緇布冠再加皮弁三加元冕古文三三積畫成字公冠篇四字乃三字之訛古者緇布冠統于元冠始冠用之從其朔也既冠敝之嫌僭下也古禮庶人緇布冠謂之緇

攝爵弁韎于皮弁故周禮曰士之服自皮弁而下一命以下之禮其上服皆爵韋弁韋柔皮也故亦曰皮弁其裳或有章或無章惟其以爵弁爲上服故次加皮弁素積終加始用爵弁若再命以上次加皮弁三加冕皆元冕特元冕之服五等三命再命者元衣而冕四命者黻衣而冕五命六命者黼衣而冕七命八命者鷩衣而冕九命者袞衣而冕其藻玉采章各視其命數天子則始加元冠次加皮弁三加之冕十二旒龍章而設日月蓋冕之服九等惟天子十二章九命至再命各依命數就其冕之色與質言之皆元冕也弁之服四等或素或韎或爵而爵或有章或無章就其弁之物與質言之皆皮弁也冠之服三等或朝服素韠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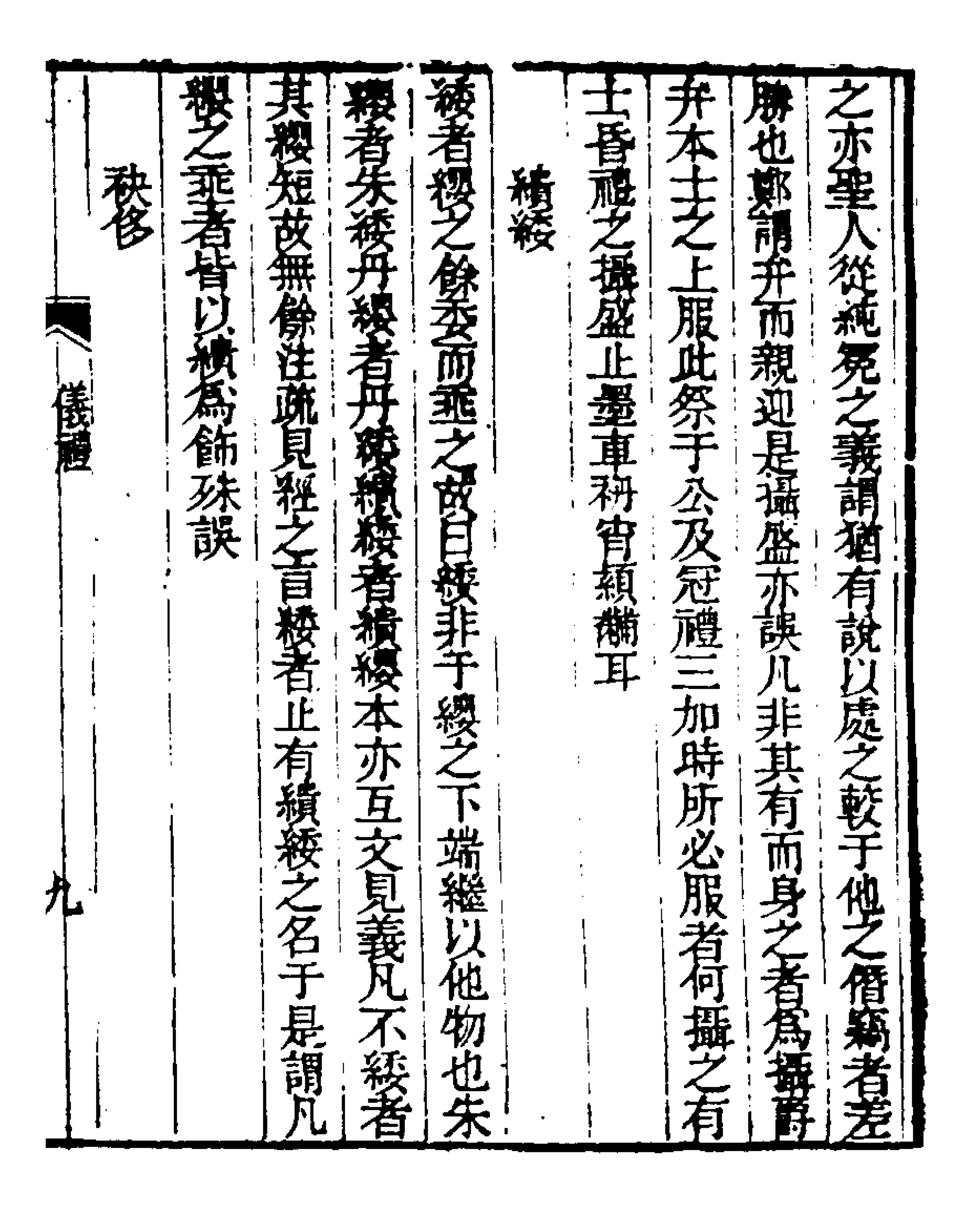
元端爵韠或深衣屬裳就其冠之物與質言之皆布冠也緇布冠之異于元冠者緇布冠缺項無梁其色黑故曰緇撮此與緇布深衣爲庶人之上服元冠有梁而色元此與緇布深衣乃諸侯至于士燕居之服天子則元端而居不深衣也注疏不據禮經之文詳其同異實誤

少牢特牲二篇

鄭氏目錄以少牢饋食爲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禰之禮以特牲饋食爲諸侯之士祭祖禰非天子之士禮此說尤誤曲禮下曰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雜記曰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已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已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于

已可也又曰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太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此禮之明文也參考諸說是禮記之言皆互文見義總以周官經之九命九儀爲綱謂曲禮二句是言王朝之禮雜記二節是言侯國之禮亦不盡然也葢祭以索牛祔以太牢此王之卿大夫公侯伯之孤與卿之禮也祭以羊豕附以少牢此王之上士中士公侯伯之下大夫子男之上大夫卿之禮也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已此公侯伯之卿大夫子男之上大夫及王之上士中士之禮也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已此王之下士公侯伯之士及子男之下大夫士之禮也但再命以上冕而祭于公則同其冕旒章服則異一命以下

弁而祭于公則同其裳之有章無章則異今少牢饋食及特牲饋食二篇皆冠而祭于已是少牢篇乃子男之下大夫王之下士公侯伯之上士祭其祖禰之禮也緣此三者皆一命也特牲篇乃公侯伯之中士下士及凡子男之士祭其祖禰之禮也緣此二者皆不命也若是公侯伯之卿大夫應弁而祭于已不應元冠王之上士中士亦然緣再命以上者已受冕服也若是公侯伯之上士王之下士祭應元冠而牲不應特豕緣一命之士皆得祭以少牢也鄭注不以九命九儀之數差之唯解以私廟所以勞亂不得條貫觀弁而祭于已可也一語足知祭于已之服止降于命服一等可者僅可而未盡之詞因其相近故畧許


之亦聖人從純冕之義謂猶有說以處之較于他之僣竊者差勝也鄭謂弁而親迎是攝盛亦誤凡非其有而身之者爲攝爵弁本士之上服此祭于公及冠禮三加時所必服者何攝之有士昏禮之攝盛止墨車袡宵頳纁耳

績緌

緌者纓之餘委而垂之故曰緌非于纓之下端繼以他物也朱纓者朱緌丹纓者丹緌績緌者績纓纓本亦互文見義凡不緌者其纓短故無餘注疏見經之言緌者止有績緌之名于是謂凡纓之垂者皆以績爲飾殊誤

秋官

少牢篇云主婦被錫衣侈袂雜記曰凡弁經服其衰侈袂據此
是婦人之服及弁經之衰乃侈袂鄭氏周官司服注因此謂大
夫以上之服皆侈袂故玉藻注改元端爲元冕此說非是樂記
端冕注云端元衣也是侈袂之說鄭亦或不用矣